

外科风云^下

朱朱 (zhuzhu) 著

她的骄傲，
如无影灯无影，
明亮纯粹
他的执念，
直切人心无恒，
背负秘密

sur
geons

遗憾和成就
都是医生职业生命的一部分
永远无法摆脱

「阳光」职业精英剧典范之作同名小说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外科风云

(下)

朱朱 (zhuzhu6p)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科风云 : 全 2 册 / 朱朱 (zhuzhu6p) 著. --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339-4807-8

I. ①外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0137 号

责任编辑: 瞿昌林

责任印制: 朱毅平

外科风云 (下)

朱朱 (zhuzhu6p)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数 350 千字

印张 19.5

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807-8

定价 78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七章	1
第十八章	28
第十九章	54
第二十章	87
第二十一章	125
第二十二章	146
第二十三章	165
第二十四章	184
第二十五章	205
第二十六章	223
第二十七章	245
第二十八章	272
第二十九章	300

第十七章

一个月后的仁合医院，依然是病人穿梭，医护匆忙。

林伟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林森，庄恕和陆晨曦陪伴在两旁，四人缓缓往医院外走。

陆晨曦挺喜欢林森，他要出院了还有点舍不得，她细心地叮嘱道：“林森术后恢复得很理想，不过你们如果要长途飞行，还是要注意的。”

“这段时间尽管陆大夫……放假休息了，还经常来院里照顾他，真是太感谢了。”林伟措辞含蓄地表达感激，陆晨曦倒是坦然：“您不用说得这么小心，工作上有失误，接受处罚也是应该的。”

庄恕笑道：“总之，陆大夫的小切口手术虽然难度很大，但现在看来效果是好的，应该不会发生术后胸痛的后遗症，您现在可以放心了。”

林伟立刻道：“放心放心，手术效果这么好，真是没想到。林森，要出院了，你也不谢谢陆大夫、庄大夫。”

林森却一仰头朗声道：“不用谢！”

“哎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？我是让你谢人家。”林伟哭笑不得。

林森调皮地道：“爸，这叫大恩不言谢！”

陆晨曦蹲下对林森认真地说道：“没错！你的痊愈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，谢不谢不重要。林森，我希望你能知道，手术虽然是我做的，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完成的，有很多叔叔阿姨，还有两个爷爷，都为你的健康做出了努力。”

林森努力地思考了一会儿：“……不敢说全懂，但是大概明白了。”

旁边的庄恕笑了：“这就够了，你以后会明白的。”

陆晨曦拍拍他，利落地说：“再见，有空了记得回来看我。”

林森用力点头：“一定会的。再见，晨曦姐姐。”

林伟推着林森走了，庄恕和陆晨曦笑着目送他们走远，然后陆晨曦面对太阳双手举起，大大地伸了个懒腰，道：“天气真好啊。”

“是啊，要不要趁着都有时间，出去放松一下？你这个月一直睡得不太好，缓解一下对睡眠有好处。”庄恕温言道。

陆晨曦警觉地看着他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上个月睡得不好？”

“我听见了。”庄恕大方地说。

“你半夜不睡觉，偷听我干什么呀？”陆晨曦有点尴尬。

“你一会儿煮消夜，一会儿打游戏，一会儿看美剧，还不戴耳机……我不想听见也不可能啊。”庄恕无辜地苦笑。

“哦，不好意思啊。”陆晨曦抱歉地说。

庄恕笑了，说道：“没事，最近的事情压力太大了，休息不好可以理解。”

“我现在整个儿是颠倒的，白天净想睡觉。不行了，我要回家。”陆晨曦懒洋洋地道。

庄恕拉住她说：“别回家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保证你晚上能睡个好觉。”

陆晨曦想了想点点头：“好吧。”

一路上陆晨曦都闭着眼睛养神，到了睁眼一看，哦，高尔夫球场。倒确实空气极好，陆晨曦又伸了个懒腰。

庄恕换上一身运动装，挥动一支一号木杆，将球击飞，保持着漂亮的挥杆收尾姿势，随后放下球杆，远眺在空中远去的球道：“二百三十码，还不错。”接着又啪啪打出两杆，成绩都差不多。

他转身，对身后靠在墙边懒洋洋地抱着手的陆晨曦道：“说好了让你放松的，怎么都是我打啊，来，试试。”

陆晨曦慵懒地走过来，庄恕把球杆给她，指点道：“这是一号木杆，发球一般用这种杆。”

陆晨曦穿着随意的运动服，戴着一顶棒球帽，接过球杆，嘟着嘴：“我都没手套，早知道拿两副无菌手套来了。”

庄恕脱下自己的手套递过去：“大了点儿，凑合着用吧。”

陆晨曦戴上手套，拿着杆傻傻地挥了两下，走到击球位置上，弯腰把球放好。

庄恕拿起一瓶水，拧开盖子，鼓励道：“别怕，没人笑话你，大胆打。”

等陆晨曦直起身，却一扫刚才的慵懒，换了一副表情，转眼瞄了瞄球场，深吸一口气，

拧身挥杆，干净利落地把球击出。球在空中又直又远地飞出，落在二百六十码以外。

庄恕一口水灌进嘴里，看着球路，喝不下去了。

陆晨曦微眯着眼看着球路，摇摇头：“手生了，应该是二百七十码的。”

庄恕看着陆晨曦，努力地把水咽下去：“你也太不地道了，亏我教你半天，你怎么不说你会呢。”

陆晨曦又恢复了慵懒的状态：“你也没问啊。”

庄恕泄气地挥手：“不打了。”

陆晨曦挥着球杆拦住他笑道：“哎呀，你没法儿跟我比，我八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爸打。他那儿刚去南方做生意，流行打这个，没办法，陪着客户打呗。我十八岁的时候就能打七八杆了。”

庄恕默默地道：“我就没见过七。”

“你的问题啊，上杆上得太多，手上到脑后都快绕身体一圈了，这样最上面的一块力量就损失了。”陆晨曦打出一个球，转身看着还在喝水的庄恕，道，“哎，别光喝水啊，来来来，打球啊。”

庄恕有些不愿意上前，推托道：“算了吧，我有点儿累了……”

陆晨曦用他的话来回应他：“别怕，没人笑话你，大胆打，来。”

庄恕哭笑不得，硬着头皮站到击球位置上，陆晨曦上前贴在他背后，搂着他的手臂带他动作：“两只手要用力均匀，你的球一直在左飞，说明右手用力太大，腰部发力不够好。下杆的时候可以多用腰的力量。”她的一条腿伸到庄恕两腿之间，向两边一踢，“两腿再分开点儿，你怎么身体这么僵硬啊？放松放松，哎，放松你也得使劲儿啊！手转得再慢一点，像这样……明白了吗？”

陆晨曦说着，带着庄恕挥出一杆。

庄恕打完一杆，伸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。

陆晨曦从他身后退开一步，一边说一边拍着他身体的各个部位：“你得加强锻炼，上肢、背、臀……”陆晨曦绕到他跟前，盯着他问，“你怎么流这么多汗？今天也不热啊。”

庄恕尴尬地移开视线：“……有点儿虚，我要加强锻炼。”

陆晨曦挑眉：“比试比试？谁输了，谁请客？”

庄恕知趣地道：“行，明说吧，你想吃什么。”

陆晨曦哈哈笑起来：“懂事儿！”她说把球一放，用力挥出一杆。

杨帆坐在办公桌后，面前围坐着五位院里的中层领导一起开会，大家面前都摆着资料和笔记本。

会开得差不多了，杨帆合上电脑道：“具体内容都在你们手上的文件里，按着执行就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”

众人点头，办公室主任殷勤地道：“哦，还有件事儿，我准备下周请您到院长办公室上班，那里比这儿可宽敞多了，开个会也铺得开啊。”

其他人也开始附和：“是啊，杨院长，该搬了吧。”

杨帆却道：“没那个必要，我在心胸外科多少年了，换地方我别扭。而且我现在只是代理院长，主要工作还是抓业务，对行政我真是一窍不通啊。以后有了能人我肯定立刻交班，所以就算现在搬过去，到时候也还得搬回来，那不是折腾嘛。”

办公室主任笑道：“杨院长，您太谦虚了。”

杨帆赶紧打断：“哎哎，还是别叫院长了，叫主任。”

“杨主任，傅院长已经病休了，辞职报告也打了，代理转正，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吧？”办公室主任笑着说。其他人也附和道：“对啊，不就是差个书面任命嘛。”

杨帆摆手，说道：“傅院长虽然辞职，但他还是我们的前辈。我也是为了院里的工作不受影响，才接受代理任命的，勉为其难啊。现在就这么叫，未免让人感觉‘人走茶凉’，影响不好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第一线搞业务的，就知道治病救人，什么院不院长的，无所谓。”

大家都频频点头，又是一番赞叹。

杨帆送走众人，关上门，踱回座位坐下，这才露出点儿得意的神情，拿起桌上的手机，拨通电话：“子轩，今晚上一一起吃个饭吧。”却再次被儿子拒绝，杨子轩干净利落地回应：“今晚？我今晚没空。”

“你整天忙什么呢？今天情况特殊，你把自己的事先放一放，跟我一块儿吃顿饭。”杨帆正色道。

杨子轩不在意地笑道：“不就是个代理院长嘛，我真有事儿。明天，明天我跟你庆祝！”

杨帆被杨子轩说得一脸郁闷地挂断电话，翻着通讯录，想找一个可以一起庆祝的人。这时电话响起，是来祝贺的，杨帆听着却只觉意兴阑珊，只道：“哎呀，不就是个代理院长嘛，没什么好庆祝的，我还有事，还要忙工作……”就随手挂断。

不过杨子轩也没骗他爸，他是真的有事——带着楚珺到他朋友的动漫公司谈她作品的事儿。

动漫公司一个大胡子主编正在看楚珩的作品，边看边赞：“嗯，不错，很有灵气啊，风格很独特。”

杨子轩和楚珩对视，都很高兴，杨子轩爽朗地笑道：“老胡，我就知道你有眼光。”

老胡兴奋得双眼放光，道：“子轩，我这里没有问题，你这位朋友叫楚……”

“楚珩。”

“哦，楚珩，这名字好啊，直接可以当笔名嘛，省得起了！我对你的画风很喜欢，我正要开一个新的IP，题材已经定了，我觉得你完全能胜任。”老胡对楚珩热情地说。

“太好了，这就叫一拍即合。”杨子轩快蹦起来。

楚珩也挺开心，一笑道：“谢谢。”

老胡已经进入合作状态，开始规划项目：“这个IP第一季先做三个月连载，效果好之后再加五个季，然后就出周边，出动画片、剧场版一条龙，还可以改编电视连续剧！你要是同意，现在就可以谈谈合约的事，待遇不会差。”

“我就说嘛，我这个朋友比科班出身的画得还好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杨子轩跟老胡嘚瑟地说。

楚珩不好意思：“子轩，你就别吹了。”

“不不，子轩说得没错，你的基本功很扎实，画风也够潮，最突出的是有个性，我怕没风格的作品。”老胡真诚地说。

“谢谢主编，那我想问问，您这个项目一周需要用我多少时间？”楚珩有些忐忑地问。

“按现在一周两番的更新速度，你大概需要四个全天，还有一天开会讨论方案，一天修改，只有一天休息了。”老胡算着时间说道。

楚珩惊讶地道：“啊？那一星期几乎都排满了？”

“差不多吧，你的速度我还不清楚，如果刚上手，可能时间还要长，估计前三个月就没得休息了，要有思想准备哦。”

楚珩面露难色。

“像我们这样的动漫公司，都是全天候工作的，所以比较辛苦。”老胡体谅地说。

杨子轩大包大揽地说：“辛苦点儿没问题的……”

楚珩却开口打断了他：“有问题。占用那么多时间，我根本没法在医院上班了。”

老胡讶然：“在医院上班？”他瞪着杨子轩，“你不是说她要辞职吗？”

楚珩也一愣：“谁说我要辞职了？”

杨子轩有点被戳破的感觉，尴尬地说：“我……就这么一说……”

楚珩和老胡同时翻脸：“这么一说也不行！”

这下可算是不欢而散，楚珩气呼呼地走出来，杨子轩在后面追，边追边说：“哎哎，你听我说，这活儿我争取了半天呢，老胡是我哥们儿，一般情况下他可不会给新人这种大IP的。楚珩，这里收入是仁合的三倍，还给上‘三金五险’，你要是觉得累，我跟他商量找个人协助也行啊，哎……楚珩！”杨子轩拉住她，楚珩停下来生气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说我要辞职？”

杨子轩有点不理解，疑惑地问：“辞职不好吗？你在仁合进修得也不开心，既然有一个漫画家的理想，为什么不去实现它呢？”

“你是在国外待久了，想起一出是一出，换工作可不是头脑一热就能决定的事。”楚珩白他一眼。

“那你要考虑多久啊？机会难得啊。”杨子轩深觉可惜。

楚珩烦躁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还得上班呢，先走了。”说完急匆匆地离开，剩下杨子轩丧气地站在原地。

楚珩回到心胸外科办公室，心事重重地看着自己的漫画，其实方才的机会她不是没有心动的，毕竟从小喜欢的就是画画，也许杨子轩说的是对的，既然有一个漫画家的理想，为什么不去实现它呢？可是……楚珩犹豫了几次，终于还是拿出手机，鼓起勇气打给庄恕。

庄恕在高尔夫球场的休息区，接起电话来：“楚珩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楚珩小心地问：“庄老师，您在科里吗？”

“我今明天轮休，有事吗？”

楚珩立刻道：“没事没事，打扰您休息了，再见。”匆忙挂断了电话。

庄恕收了手机，走向陆晨曦。

休息区里，夕阳透过玻璃幕墙，照了进来，洒在陆晨曦的身上，让她整个人都笼罩在灿烂的光里，仿佛连她自己，也在发光。

走近了，看到她正捧着手机在刷朋友圈，她刷得专注，也没注意他走到了身边。庄恕看了眼，随口问道：“谁结婚了？”

陆晨曦猛地把手机收起来：“你这人，怎么偷看人家手机啊？”

庄恕笑了：“我就瞟了一眼，穿着婚纱呢。”

“哦，我一学妹，昨天办的婚礼。”

“没请你去？”

“请了，没去。”陆晨曦低声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陆晨曦眼神发呆看着窗外：“没有为什么……不想去。”

庄恕开玩笑地道：“你倒是挺看得开啊，到现在都不着急。”

陆晨曦看他一眼：“你都不着急，我急什么？这年头谁爱结婚谁结，也不用拿尺子量年龄吧？”

“可我听说，你父母催得挺紧的？”庄恕微笑道。

“你听谁说的？又是陈绍聪吧？他胡说八道的，我父母是很开明的。他们都听我的，我想什么时候结婚都行，不结也行。孩子嘛，想什么时候生都行，不生也行。”陆晨曦振振有词。

庄恕却故意拆她的台：“可我怎么听说，你当初和薛蛮分手的时候，你妈和你吵得挺厉害？哦，我说多了。”

陆晨曦恨恨地看着他怒道：“我回去非得把陈绍聪的嘴缝了不可。”

庄恕笑着说道：“既然你们母女能吵起来，说明你母亲觉得薛蛮人还不错，那最后怎么分了？”

“他人确实挺好的，当初恋爱的时候，每天也都挺开心。一起加班，一起吃麻辣烫，一起连台三十个小时，熬大夜也不觉得累，可能还是有些……有些想法，不能支持两个人一起走下去吧，所以……”陆晨曦认真地解释着，然后叹了口气。

“薛蛮这么了解你，跟你同学加同事这么多年，他都没能跟你走到最后……你是不是更不敢相信别人了？”

陆晨曦一抬下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嫁得出去，只不过现在在院里待得多了，感觉只有工作的时候才更有存在感，你不是吗？”

“所以你这个月，觉得自己存在感特别差。”庄恕戳破她。

陆晨曦被他这样一再揭穿，有点恼怒：“你今天是带我来放松的吗？我还教你打球，我该打你！”

庄恕立马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把话题扯沉重了。”

“晚了，我刚才想吃碗拉面就算了的，现在我想吃烤鸭了！”陆晨曦大声道。

庄恕建议：“法餐怎么样？”

陆晨曦笑了：“嗯，还得开瓶酒。”

急诊科，杨羽少见地到了下班时间，还磨磨蹭蹭地拿着衣服和包在急诊室晃悠，就是不出门。

护士长和一个同事换好衣服往外走，招呼她：“杨羽，我今天正好往你家那边走，捎上你吧。”

“啊……谢谢姐，不用了。我今天约了个同学，吃完饭再回去。”杨羽却拒绝了。

钟西北换好衣服拎着包也往外走，随口跟杨羽搭着话：“还不走啊？不回家给你妈做饭啊，等谁啊？”

杨羽靠着一张轮床，都没动地儿，嘟囔着：“等谁您还不知道啊。”

这一个月以来，陈绍聪对杨羽那点小心思早被钟西北看穿，杨羽人本来也大方，不矫情，从不藏着掖着。

钟西北都走过了，听她这么说，忍不住停下，回头端详着杨羽的状态，踱回她的身边问：“什么情况？”

杨羽失落地道：“前一阵还热火朝天儿呢，上班买早饭下班送回家，自从跟您搞上这个远程医疗，一天比一天冷淡。今天说是要回家帮我修水管呢，现在喊都喊不动了。”

钟西北回头看看陈绍聪办公室的方向，又看了看低头嘟着嘴的杨羽，点点头又走了回去。

陈绍聪趴在医生办公室的桌上，一边看医疗器械网页一边记录器械价格，抄下一个电话号码，正要拨，钟西北走进来，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。

陈绍聪有点急，一回头：“我靠！谁啊……主任，干吗呀？”

钟西北反问：“你干吗呢？”

陈绍聪一脸无辜：“我……我这不是查询九寸的液晶屏幕和高清晰度摄像头价格……”

钟西北抬手又是一巴掌：“就知道工作！正事儿都不干了！”

陈绍聪一边捂头一边躲，委屈地道：“工作不是正事儿啊？您怎么还动手呢？”

钟西北又把手抬起来，陈绍聪吓得赶忙抱住头。

钟西北喝道：“工作重要还是媳妇儿重要？人家等着呢！水管子到底修不修了？”

陈绍聪赶紧应道：“修！修！”

钟西北踹他一脚：“修你还在查价格！快走，我给你保存！”

陈绍聪麻溜儿地起身，抓着衣服往外跑，跑到门口又回头解释：“主任，杨羽不是我媳妇儿，她还没答应跟我谈恋爱呢。”

“赶紧滚！”钟西北用力挥一下手。

陈绍聪笑笑跑出去，笑嘻嘻地带上杨羽送她回家。到了杨羽家，陈绍聪就一通忙活，厨房里的活儿干完了，就出来在客厅擦桌子，边擦边说：“黄瓜、西红柿、白萝卜，菜我都切好放板子上了，用不用我炒出来？”

杨羽在卧室照顾妈妈，扬声应答：“不用，待会儿我自己炒吧。”

“馒头我馏上了啊，你看着火。”陈绍聪嘱咐道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陈绍聪擦完桌子，拿起拖布开始拖地：“你这个三通阀是铸铁的，已经锈得不行了。我给你用防水胶带凑合了一下，现在不漏了，回头我给你买个不锈钢的换上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来啊？”杨羽问。

“明天吧，上班不忙的时候我尽量把该做的都做了，下班就过来。”

“哦，那好吧……你进来给我帮个忙吧。”杨羽在卧室里叫道。陈绍聪没想到杨羽会叫他进去，手里拖地的动作停下了，问：“你……叫我呢？”

“不叫你叫谁啊？进来！”杨羽没好气地笑了。

陈绍聪哎了一声，赶紧把拖布靠边放下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整理了一下头发，小心地推开卧室门，略显紧张地走进去，一改平日里的嬉皮笑脸，诚恳地道：“阿姨您好，我是陈绍聪，急诊主治大夫……”

杨羽被他逗乐了，又觉得眼眶有点发热，嗔道：“哎呀，你快过来帮忙啊！”

陈绍聪一边应声一边赶紧走上前：“哎！我来我来！”帮着将杨羽的妈妈扶起来。杨羽的妈妈看着陈绍聪，笑得慈蔼。

晚上，陈绍聪和杨羽从楼门口出来。陈绍聪边走边说：“这种老房子都是铁管，其实要是有时间啊应该重新改造一下，都换成PPR或PVC的，不过这就麻烦了点儿，墙都得打开，不过放心吧，换了不锈钢的还能用呢。还有你家的那个净水器滤芯该换了，有他们净水公司的电话吗？没有我明天上网查去。后天陆晨曦可就上班儿了，见了面你可别提什么不该提的啊，她心重，看着大大咧咧的，其实想得可多了。阿姨老看电视太闷了吧？我家有个iPad不用了，我给你拿来吧，还能打打游戏。”他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叨叨，杨羽跟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说。

陈绍聪拿遥控器把车打开，还在继续絮叨：“我过两天就去找杨院长谈资金申请的事儿了，这几天比较忙没顾上你，你别在意啊。我走了，再见。”

杨羽闷闷地说了声“再见”，陈绍聪拉开车门，杨羽叫住他：“哎……”

陈绍聪回头：“啊？……有事儿啊？”

杨羽看了他一会儿，慢慢地说：“忙过这几天了，每天早晨，你要来接我上班啊。”她说完，没等他回话，扭头就往回走。

陈绍聪愣了愣，突然反应过来她的意思，激动地冲着她的背影喊：“接你不耽误事儿！明天就来！”

杨羽继续走着，忍不住笑了。

回城的市郊公路上，庄恕开着车，陆晨曦舒服地靠在副驾驶座上，车里放着舒缓的音乐。陆晨曦满足地道：“打了球，还吃了大餐，这是我这个月过得最爽的一天了。”她打着哈欠，有点昏昏欲睡。

“累了就睡吧。”庄恕道。

陆晨曦纠正：“不是累，是太舒服，舒服得要犯困。”

庄恕笑着说：“那你把座椅调舒服点儿，睡着了到家我叫你。”

陆晨曦调了调座椅，拿过小靠枕垫在头边，斜靠在座椅和车窗中间。看着车窗外闪过的景物，她的神情又落寞下去，轻声问：“你说傅老师他能算个好大夫吗？”

“你没去看看他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怕见到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”

庄恕说道：“也许傅院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。”

“这么多年，他就像我事业上的父亲一样，虽然有些事情他做得不对，在我心里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老师了。但他最后还是承认了这件事，至少他还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比某些人好多了。”陆晨曦悻悻地说，她这个“某些人”自然是说杨帆。

庄恕没吱声，神情复杂。

陆晨曦不愤地感慨道：“可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，有人一辈子兢兢业业，只是想保留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没想到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；有人蝇营狗苟，你争我斗，居然还能取而代之。我都能想象得出来，某人现在有多得意……”

“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大多都是我们看不透的，否则，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。”庄恕平淡地说。

陆晨曦长叹一口气：“是不是我太笨了，明明有些事情很简单，我却总是看不透；明明有些人很熟悉，可是最终发现，我并不认识他。真怀念当年修老师、傅老师带着我们做实习医生的时候，他们手把手地教，什么都不保留，我们都认认真真地学，憧憬着做

个好大夫……那会儿的仁合真好，真幸福啊……”她越说越迷糊，最后没声了。

庄恕看了看，见陆晨曦已经睡着了，伸手将音乐关到最小，神情严肃地凝视前方，忽然掉转了车头，疾速驶向远方。

当陆晨曦睡醒的时候，先是听到鸟儿的叫声，然后眯缝着眼看到一缕晨光，她慢慢清醒，睁大双眼，发现自己睡在车里，身上盖着庄恕的衣服，而庄恕，安静地睡在她身边。

陆晨曦看着庄恕的睡脸，忍不住凑到他身边，举起手机跟他自拍。拍完欣赏了一下，看着庄恕露出狡猾的一笑，然后伸出手指在庄恕脸上做出兔耳朵、插鼻孔等各种恶搞的动作，拍了个过瘾才收手。

陆晨曦小心地轻轻下车，发现这是一个山顶的平台，站在这里眺望远方，前方视野开阔，山脚下是嘉林市的全景，倒是很好的天然观景台。

陆晨曦伸开双手举过头顶，深深吸了口清晨新鲜的空气。

庄恕睡醒，睁开眼睛坐起，活动着肩膀。一看陆晨曦不在车内，打开门走下车，却没有发现陆晨曦。这时手机微信声响起，拿出手机只见收到的都是自己熟睡时被恶搞的照片，而车顶上传来陆晨曦的笑声：“睡相不错吧。”

庄恕一转身，见陆晨曦盘腿坐在车顶上，一脸神清气爽，不禁微笑：“太过分了，千万不能发朋友圈。”

陆晨曦笑着说：“那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把我带这儿来了。”

“原本是想带你来看夜景的，可是看你睡得太香了，没舍得叫醒你。”

“你这算是治疗吗？”

“你觉得有效吗？”

陆晨曦点点头，一笑：“好吧，看在效果不错的分儿上，我就不发朋友圈了，给你留点面子。”

庄恕微微一笑：“谢谢陆大夫。”

“谢谢庄大夫。”陆晨曦也笑。

庄恕笑着对她伸手道：“来吧。”

陆晨曦磨蹭着从车上滑下来，庄恕一把抱住把她接到地上，松开手，陆晨曦却依旧抱着他，含糊地道：“别动，让我待一会儿，这地儿海拔有点儿高，晕。”

庄恕浅浅笑着：“你真是我见过的最麻烦的大夫。”

“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爱管闲事的大夫。”陆晨曦头埋在他胸前，声音有点闷闷的。她说完，松开手，两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走吧，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。”庄恕道，为陆晨曦拉开车门，两人上车。

陆晨曦提议：“我明天就上班了，今晚我们在家吃火锅庆祝一下吧。叫上陈绍聪和杨羽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不过，我今天下午要去看个老朋友，恐怕没法帮你买东西了。”庄恕的神情忽然掠过一丝阴郁。

陆晨曦奇道：“你在这儿还有老朋友？”

“嗯，很久没见了。”庄恕低声道。

确实，真实身份的他，与这个“朋友”数十载未见了，中间横亘的，是不可回避的真相。

庄恕看着眼前穿着宽松休闲服的傅博文，他有些清瘦，但气色还好。庄恕环顾周围道：“这个地方，真是适合疗养。”

“我本来只是想离开市区的环境，把压力卸下来，没想找这么好的地方。这儿是我一个老朋友经营的，他坚持让我住过来，还好，我能负担得起。”傅博文寒暄着说。

庄恕没有接话，两人站住。傅博文看着他，开口道：“我很意外，第一个来看我的人居然是你。”

“因为您觉得我是杨帆的人，对吗？”

“你是谁的人不重要了，你能来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”

“我很敬佩您的勇气，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坦白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还有肺移植手术的真实情况。”

傅博文叹道：“说形势所迫可以，说自我反思也可以。人这一辈子当中，总要有几次面对真实的自己，只不过，我选在了事业结束的这个当口。”

“傅院长说得好，人很难得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。陆晨曦告诉我，不管您做过什么，在她心目中，您还是一位值得尊敬的、诚实的长者。”

傅博文摇头：“她是把我看得太高了，其实我愧对她的信任。庄教授，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。”

“您请问。”

“像你这样一流的心胸外科专家，为什么能接受杨帆的邀请，到仁合来？”

庄恕望着他，不语。

傅博文叹了口气问：“你是小斌？”

庄恕欠身：“好久不见，傅叔叔。”

傅博文看着他，半晌不能言语，又过了许久，才慢慢地道：“我知道你当年被送去了福利院，后来就再没听到过其他消息了……陆晨曦知道你的身份吗？”

庄恕摇头：“我还没有告诉她。”

“也对，也对，没有这个必要，毕竟是上一辈人的事了。”傅博文神情苍茫，看着又苍老了几分。

庄恕问：“对于我的母亲，您还记得多少？”

“每一个细节。”他苦笑，“我从来没有忘记。”

“那么，她确实是把青霉素当作利多卡因给陆晨曦的父亲注射了吗？”

“讲实话，我不知道。我开的医嘱是利多卡因，她给患者注射时，我当时不在场。”傅博文坦然回答，“但是，在我开医嘱之前，她作为责任护士，是特别提醒过我患者青霉素过敏的。照常理，不该拿错。所以后来，陆晨曦的父亲发生过敏死亡，定案成青霉素过敏，护士错用药物，我也很惊讶，曾经对上级……反映过这个情况。但是很快院务会做出了最后结论，是你母亲错拿青霉素，工作失误，造成特别恶劣的后果。但是处分意见，考虑了你们的家庭情况，尽量地站在人情角度来安排，让她去图书馆工作，待遇相同，更加轻松，我想……也还好，谁知道，之后，唉……”

庄恕忍不住尖锐地开口：“‘也还好’！你觉得也还好。‘不影响’我们一家的生活，而这个结果，又来得那么合时宜，对你和你的上级的职业未来不啻是个最好的阶梯，所以你良心上过得去，就把你出于学术方面应有的质疑咽下去了。哪怕是钟主任亲口对你说，他看到我母亲拿的是水剂，而当时的青霉素是粉剂，你依然没有站出来，以你自己做科研得到的真实病例数据，证明利多卡因确实可以引起过敏反应，与青霉素过敏的反应症状一致，无法区分，是吗？”

傅博文木然地望着窗外。

那一段过去，从来未曾真正忘记的过去，至此，终于又一点一点清晰地回到了他的眼前。他的胸口有些闷，他深呼吸，略带颤抖地开口，吐出了两个字：“是的。”

这两个字，从他嘴里轻轻地吐出来，不啻于一个惊雷，在庄恕心头炸开。

不意外，早有过各种设想各种推测，可是此时，终于等到对方与他面对面，对自己说出一个“是”字……却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，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痛苦辗转几近绝望却不甘的等待。庄恕的呼吸有些急促，忍不住身子前倾，盯住他问：“真的？！”